



## 我的第一桶“金”

桐城 胡静芝

香附子是一味中药,这是同学吴素梅说的。第一次见识它是在她家的稻场上。若不是听吴素梅说它是香附子,我还以为是柴禾。听吴素梅说,等晒到八成干时就可以用火燎去它的叶片和根须,最后剩下的只有枣核大小的根茎卖给药材公司。五毛钱一斤。“啊,这么值钱?”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试想那一个鸡蛋也就卖七八分钱,我若一天挖它几斤香附子,得抵奶妈卖多少个鸡蛋啊!

为了实现赚钱梦,往后我除了上学,其余时间都在挖香附子。河地里土质疏松,挖起来毫不费力。遇上成片生长的香附子更叫人兴奋。有时候正挖在兴头上,忽听到不远处有人连吼带叫撵过来,一看就知道是基干连看场子的。这一片土地都归其所管,包括路边打柴草的碰到了都一样,轻则警告,重则没收柴箩。因此平时大家都显得格外小心,一旦听到有人喊叫时,田野里顿时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。四下几乎都是我们这些半大伢子扛锄背筐撒腿狂奔的背影。

后来有人跟我说:“你不用怕,你爸是大队书记,他就是抓到你了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”话虽这么说,可我还是怕。心里是想不跑,然而往往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。

放学回家饭都没顾上吃,就一头扎到门口场上加工香附子。点火时心里还怪激动的,见火势越来越大,心里又不禁害怕起来。各家门前都堆有草垛,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火灾,因此往往不等它烧尽我就急急忙忙地找来一把竹梢猛地将它扑灭。结果抖去灰烬一看,上面全是半截茬子,像一只只刺猬,毛乎乎硬戳戳的。拿到药材公司去卖,检验员二话不说的就拿出自家样品让我对照去,不看则已,一看真叫人无言以对。瞧人家那样品像是从抛光机上走了一遭似的,光溜溜的,看不出丝毫毛茬。

检验员检完我的再检吴素梅的,边看边跟我说,她这个比你的就好多了。以后你就照她这个做。回来的路上幸亏是吴素梅帮我提着袋子的,否则我会把它抛得远远的。人家的都能变成钞票,就我的不成,带回去摆明了遭人笑话。再说了,一看那上面密密匝匝的毛茬子我就郁闷,还能补救么?“能,回去我帮你在上面淋点煤油烧一烧就没了。”吴素梅胸有成竹的话让泄气的我立马有了信心。

回来我们就开始动手。一瓶子煤油用了大半,却没多大起色。在我想彻底放弃它时,吴素梅又来邀我去县城卖香附子,她让我把之前的那个带过去

碰碰运气,说不定检验员不是同一个人呢。在她的一再劝说下,我的心又开始死灰复燃。

同去县城的还有四毛和四毛爸。四毛爸是我们队上的一个普通社员,人生得黑且不黑,还长了一脸的稻草胡子。不知怎的,一看到他那满脸密密匝匝的黑胡茬,我就想起我那没有退尽毛茬子的香附子,好不容易燃起一点希望之光又暗淡下去。

在那个没有代步工具的年代,为了不耽误出工时间,大部分人进城都习惯赶早。别看四毛爸人生得粗犷,人非常好,一路上他都让我们走在前头,他担副箩筐打把手电跟在后面为我们照路。到街时天才麻麻亮。四毛爸嘱咐我们卖完药材哪里也别去,就在药材公司等着,他带四毛去小猪集卖完糠就来找我们。

小猪集在下街头,距药材公司大约半里路。他卖完糠前来找我们时药材公司才上班。检验员还是上次那个女同志,眼睛大大的,脑勺后面扎了条马尾辫。一见到她,我整个人都蔫了。身体僵直着立在门口不肯进屋。四毛爸风风火火地赶来,嘴里不住地催促说快点快点。吴素梅让我上前,慌乱中不想手中的袋子被四毛爸一把夺了去,说:“同志,麻烦先看看这个!”只见检验员绷着脸从袋子里抓起一把又抓起一把,然后头也不抬地说:“这个不行呢,这种质量我没法子收!”“么话?这么干燥的质量都说不行,那你干脆把门关了!”四毛爸浓眉一蹙,双目一瞪吼道。检验员又拿出他们之前的那个样品来,四毛爸看也不看,摆着手说:“哎呀,无须说那么多,小孩子家做事不易,给收下吧!有点毛茬子是药材自身带的,又不影响什么。”检验员这才抬起头来,瞪了他那胡不拉碴的脸,不知是被他的尊容慑住了,还是听四毛爸说的话有道理,真就没再说什么,随即在验收单上签起字来,而且还一点折扣都没打。

事情反转得太突然,我内心一阵狂喜。那是我人生中挣得的第一桶“金”,得来不易,现在回想起来还难免有些小激动。

## 行走

## 南瓜藤儿攀墙来

巢湖 方华

清晨,推开窗户,一朵金黄的花朵跃入眼帘。原来,楼下不知谁栽的一棵南瓜秧儿,竟沿墙攀了上来。看着这朵黄艳的花儿,感觉一股清新的乡情扑面而来。在乡下,南瓜是很随性的一种植物,几乎家家都会在地头坡边、篱旁墙下种上几株。松了土,埋下上年留下的瓜种,施上一点肥,浇上一些水,就很少有人去打理它。顶多是在连日骄阳后,得闲给它两瓢清水。在我幼时,乡下每户人家都有个挨个的几个伢儿,就像一根南瓜藤儿,结着一串青涩的小瓜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谁也不把、也不能把自个的伢儿金贵地养着,真的像房前屋后栽种的南瓜儿呢。

也就不经意的时光里,那瓜秧儿就扯了藤,一路攀爬着开着花、结着纽。那纽儿越来越大,有时恍然惊觉,这瓜儿咋一夜间就长得这么大了呢?如同我成年以后一次回乡,那原先在一起光腴戏水的小伙伴儿,已一个个出落成壮实的大小伙、俊俏的大姑娘儿。可也别轻视了这看不上眼的南瓜,在那温饱都难解决的年代,也填饱了不少饥肠呢。南瓜粥是农家人碗中常见的主食,蒸南瓜也是当时孩子们手中的一道美食。家中若有巧妇,这不起眼的南瓜儿也能翻出新鲜的花样。

记得母亲会将花托短、不结纽的雄花儿采下,用当年榨出的菜籽油儿一煎,盛入盘中,是一道既好看又清香扑鼻的佳肴。青青的南瓜藤儿,在母亲的手里也是一道美食。见母亲一条条地撕去藤儿外面的皮,留下里面青嫩的芯儿,剪成段,配上红辣椒丝儿在锅中一炒,是一道清爽可口的下饭菜儿。有时家中来客,又一时不及采摘新鲜的蔬菜,母亲会拎起墙角堆放的一只南瓜,剖开,切成丝,在大火上爆炒。那脆甜的味道,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,似乎里面隐含着那个年代的味道,以及母爱的味道。

大热的夏天,母亲会将南瓜切成月牙儿形状,抓上一把绿豆,熬一饹的南瓜绿豆汤,凉着,解渴又降暑儿。南瓜瓢儿,母亲用来喂猪。南瓜籽儿,母亲会在塘中洗净,晒干,炒熟了,成为大人小孩口中嗑着的香喷喷零食。

那时的乡下,卫生状况很差,小孩子的脸上都有虫疤。城里的孩子用宝塔糖(当时的一种驱虫糖药)驱蛔虫,乡下孩子驱虫就是吃生南瓜。生南瓜难吃,母亲会将南瓜捣烂,加上一勺糖,这样,我们就不会食之难以下咽了。生南瓜驱虫很灵,现在来看,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环保绿色的新潮药品呢。“一条大青龙,爬上院墙头,生下一窝蛋儿,个个大麻球呀。”看着眼前这攀上窗沿的南瓜藤,看着这朵黄灿灿的南瓜花,忽然想起儿时母亲唱给我们的这首南瓜谣。歌声里,那乡情的藤蔓从心口里长出,盘盘绕绕缠缠绵绵;而母亲的笑容就宛如藤上的那朵花儿,明媚而灿烂。

## 乡情

## 枕着麦香入梦

定远 胡兆喜

敞开向南的窗户,任温婉的夜风送来阵阵稼禾的清芬和麦子成熟的芳香。临窗而卧,枕着醉人的芬芳和甜蜜的往事,思绪的步履走进故乡的原野,回到童年的麦季……身着被汗水浸湿大半的月白衣衫,娘,左手挥汗,右手挥镰。身后,一把把割倒的麦子正慵懒地晒着五黄六月里白花花的阳光。前面,依旧望不到边的麦子,在微风中、烈日下,交头接耳、叽叽喳喳说着悄悄话。挥不尽的汗珠,滚动在娘皱着喜悦的额头、脸颊,闪着灿烂的光芒。

嗬哟嗬哟,爹担着麦垛,正快步如飞地向村后的打谷场上奔去。扎着两支羊角辫,穿着肥肥大大的草绿色军装的阿姐,颠着碎步,拎着盛满溶了糖精的“井不凉”的瓦罐匆匆而来。不用说,她又是偷偷喝了一大碗“糖精水”,然后又把瓦罐加满了水。狡黠的小阿姐哟。我呢,我呢?那个挎着竹篮跟在拾麦穗队伍之后的叫着嚷着的小男孩,不就是我嘛。我说,小琴二美英子你们几个丫头,不要回头看,俺要尿尿。她们说不行不行,你跑到河湾去尿。我当然不乐意,想得倒美,俺这一来一去的工夫,你们还不把田里的麦穗都拾光了。说着,一线细瘦的尿液就喷射了出去。“好大的蚂蚱!”一只蚂蚱被惊得飞蹦出老高老远……哎呀,哎呀,哎呀呀。爹驾着牛拉着老碾子,不知疲倦地转着麦圈子。疯野了一天,我累了,我说我要睡觉。娘说,等收拾好麦场,和你爹一起看场吧。

闪烁的是爹那或明或暗的烟锅子,还是天幕

上总也数不清的星星?麦秸堆了起来,麦子也堆成了小山尖。爹就像那被碾压脱了粒的麦秸,没了筋骨似的,斜倚在麦秸垛上吸着烟锅。头枕着交叉的双手,仰面躺在散发着清香的柔软麦秸之上,望着繁星点点的天幕,我问:爹,牛郎和织女会着了吗?爹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,似乎睡去了,可是含在嘴里的烟锅子还在明明暗暗着。我说,他们像孙悟空一样能腾云驾雾吗,爹。爹不耐烦了,斥道:睡!明一早把牛肚放饱,俺要犁田,抽水栽秧。

娘说,你爹明天要犁一天的地,俺要连夜春出新麦面,烙馍给他吃。睡吧,睡吧,不要闹你爹了。明早就能吃上新麦面馍馍了。睡吧睡吧。星星睡了,大地睡了。只有风还没睡,飘着一闪一闪的萤火虫,轻轻地流来淌去……嗅着身底下软绵绵的麦秸散发出的芬芳,念着明早新麦面馍馍的香甜,我渐渐沉入溢满麦香的甜美梦境……